



南山外集

文

四

和 6  
1482  
4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649 號

第 4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  
1482  
4



椒土高四箇曰楸丘  
又山頂亦曰楸

艸  
易曰卦夫困于葛藟  
于一疏一動搖不  
安之貌

南山外集卷之七

記

海眼閣記

瑞鳳之山。侯廟位其楸。寺則處其麓。地頗湫隘。無復  
裕區。寢房諸室最界溼。且古屋朽墮。不可繕修。侵風  
凌雨。駭輒弗安。文化甲戌春。諸子胥謀。撤而一新之。  
崇其基以防冷溼。閣于其上。以為禪誦之處。其志誠  
勤矣。既落。扁其閣曰海眼之閣。諸子請其說。蓋清淨

仙臺 釋古梁紹岷著

侍者 慧珣 錄





環而家焉。幽奧若盤中然也。余恒愛而遊焉。將落一椽於茲而老也久矣。庚午春始命徒起役。乃因地於山。就材於林。導汙為池。隨崇為基。沮洳者溶洋。翳蒼者明秀。斯楹斯椽。載葺載塗。求微者易。遂勿亟而潰。于成為室者兩。為牖者七。蓋折衷於堀遠州之翔意也。別置一草亭於門左。以為過客相待之處。令其遲速相及也。扁曰野航。劣容數人。步而及門。松柱竹瓦。可踞而入焉。其室也負翠樾。臨清溪。取陰於夏。承陽於冬。可以蠲煩而生白。導和而納粹也。坐收四序之勝。默御六氣之變。延白雲以為不請之賓。結清風而

列鳥音列即野鳥  
 有比有獸焉  
 蟹音時與名似  
 有美江東四月  
 有之一名當  
 蟹音厥獸名爾雅  
 有比有獸焉  
 有草身有雜  
 員而走其名謂

為同龕之侶。幽涉脩吟。不知老之將至也。於是乎建和凝之湯社。設錢起之茗醪。逌會迭逸。以擬鄉飲也。古磬清越。報不速之客。壺香粉馥。辨宴閒之主。賓之初筵。禮數秩秩。文火細煙。聽澗底之幽松。素甌醜盃。撩壺天之碧雲。乾西江於一啜。參東院于千古。樂亦至矣。蓋人之處世。所求匪一。鴛志在木。鵝志在水。或偶旅窮欄。隴種園畝。或左右墳籍。旦暮聖賢。然耿介難保。心戰易懼。或周周銜尾。徒自矜喜。鱗魚護鱗。抵死不動。其交接也。嚶嚶相喚。頡頏相命。抵掌永夕。宴熙脩景。安知廢樞相憐。各為其身。一旦不相得。風雨

察焉。今也二三素友。尋寂漠之濱。歛澹泊之液。白首同歸。冰霜一色。其於交游。不尚優乎。余雖未遂素願。於隱。每斯焉。考槃也。則是亦隱也。天目所謂六戶未扃。一燈不夜。古鏡無塵。照映今古者。抑不可跂及焉。惟是一味禪。燕快晁飽者。皆冥天之靈也。它亦奚願焉。况吾黨以法為身。法豈有隱顯哉。雖則鞅掌之日。亦猶逍遙之年也已。

孤帆亭記

亭將名孤帆。或問曰。剡水殘山。晨雲夕陽。亭之可以名者。不一而足也。今略近而取遠。措大而就小。厭常

者。而喜不常者。何其詭激於名也。曰。其然。豈其然乎。蓋洋洋流者。峨峨峙者。常乎前者也。蒼蔚朝隲。皓予宵輝者。不常乎前者也。而不常者。未嘗不常。常者有時乎相陵谷矣。故有常名者。必無常觀也。喜雨之扁。抵梧於齊章。清暑之榜。參差於衛詩。九成之臺。凌雲之閣。求隻栢片。拱於寒烟。衰菴之間。既已不可得焉。其名安在乎。夫群迷之於死生。衆覺之於寂滅。唯是結性成心。釋心成性。皆名而非實也。雙樹已萎。華林未春。吾生也。後先于中間。而視聽食息。未嘗闕一於斯。覺迷一視。名實奚加焉。亭之所矚。滄海萬里。前帆

已去。後帆未來。空波渺渺。一芥不泛。亭名忽喪。觀者自失。蓋大觀乎斯焉。是吾所以名此亭。適所以實此亭也。名已去。而亭獨存。則其巍然乎宇宙者。奚翅魯靈光也乎。

我妻氏碑陰記

寬政辛酉正月。本府市尹以公命。賜帛於土商。矢內有信。表旌其孝。以勸鄉曲。先是。府下商二十有五人。及坊正。具狀上其事。故有今之命云。按狀。有信之孝。於其母。蓋由其母之孝於舅姑也。其母我妻氏者。有信之父。有脩之妻也。婉靜有禮。奉舅姑甚謹。有脩先

○枉烏光如古麻病也  
○齊魯人固有益  
○言麻而壽考

父有友六年而卒。我妻氏以舅姑尚存。匿哀吞哭。不欲其聞之。姑疋羸。不勝煩勞。其櫛沐卧起。未嘗離傍。承意順顏。烝烝忘劬。二男二女。鞠訓無遺。挫鍼治緝。皆自為之。亡幾姑以疾卒。有友亦娶安倍氏。奉之一如先姑也。安倍氏患風眩。侍湯藥甚勤矣。有友卒於明和壬辰六月。安倍氏卒於天明癸卯九月。哀慕周到。情義感人焉。有信夙邁閔齒。見父祖背。煢煢之際。艱其業。恪慎克孝。儉於自奉。而極甘鮮於母。母已老。艱於親故。應接。乃為構謬室于宅隅。諸凡備具。百器清潔。頤指輒辨。有信年且五十。常為孺子慕。未嘗示

○謬音移。集韻。凡門。當  
○梅別字。有曰謬。周有  
○謬。至

○郝庭卸舞也  
○棍音推數也

○妮頰也曰美也  
○音尾

○數言吸是事

憂戚之色。棍脚爬背。不違郝下。出告反面。無失其常。毋出必從。奉手進杖。逢淖負之。雖有家僮數十人。其於奉母。一無所差使焉。有信為人溫雅。常簡言笑。而其侍母也。稗說劇譚。演史激賞。和氣愉色。妮妮不倦。以慰老心也。凡親友宴請。必待母命而後往。若有奇饌及時物。每齋歸獻之。其供張之曲折。主賓之狀情。備為說之。令其如躬在獻鼎交錯之間焉。就寢則視被之厚薄。候枕之高卑。聞其輟然而後罷矣。母頗嗜酒。有信隨而飲。既而憂其或躡度。命節之則不敢過三爵。諸其所承順類如此矣。母已少喪夫。寡居四十

○溘口答地說文奄  
○名也

年。備嘗辛酸。一男二女。先後下世。蘊結罷癘。可吹而僵焉。然而其享壽調病。以至今者。獨藉有信保養之力而已。文化乙丑二月。母年七十有七。溘焉終于家。有信哀悴踰禮。既而歎曰。予以薄產。從末業。竭犬馬之微誠。下膺鄉曲之顧盼。上蒙府朝之明命。慚悚萃懷。隕首何報。要皆出母氏之寵靈。欲報之德。咨其靡及。已有信業已服賈。通有亡於近縣。不為射機利。滯貨財。能給貸折閱者。以此遐邇咸跂慕焉。先時歲游饑。國力不贍。有信納財公府。前後凡三。所賞賜月俸。或振濟窮戶。或施佛寺。或治道繕橋梁。皆屬所親宰

之未嘗著名焉。如此之類。出其至性也。於乎存斯盡歡。亡斯極哀。而不墜其業。施及他人。可謂能子矣。本藩道民以孝聞。東都有孝義錄之撰。本邦之民。居其半焉。宜乎有今之命也。列史氏曰。淨土之三福。孝養為之首。尸羅之典。亦孝為本焉。母子既奉行之。廓彼性天。是可以階焉耳。

鹿門宕岳諸遊記

余之始住南山。首問仙臺諸勝。鹽浦松島。以至金華玉水。將不曠跡於其間焉。然相距數十里。若百餘里。既局於藩法。或錮於業規。不可數遊也。况金華之山。

特峙洋中。時乎有天吳之虞。又亦從而河漢其說。則猶之望蓬瀛於海上云。偶得滕冲卿鹿門記讀之。掄揚其勝。津津極口。且云。其地與瑞鳳一飛雞可相及也。未及卒業。投袂而起。游懷飄飄。足下已生風。驟命侶戒徒。趣治游具。皆哂余之躁於遊也。時有土藩客。萬里壯遊。姑館吾山。拉之俱遊。乃出南山。南山既載左貞宮而下。曰六戶街。守廟者家焉。雞犬數屋。間如洞民。取迳左街。地差平行。草天木高山田相錯。人家落落不為村。荳棚瓜區。南東其畝。畝盡得崗。所謂鹿門之丘也。余獨心語於乎。忽近覲遠。比比皆爾。賤家

觀音莫羨也



雞愛野鶩。於此丘乎見之矣。丘以右。澗壑舒呀。雲樾映蔚。壑以南。崇巒疊嶂。逶迤接城。山東北割。如直抵大海。丘之下。曰廣瀨。一水派流。匯于琵琶口。繞丘而東。兩岸葭茨蒼蒼。松石爭奇。園亭水榭。每各異趣。北岸之上。竹樹蒙濛。茅茨低昂者。為米囊谷。雞聲薄午。吹烟漠漠。盱衡遐睇。則平野緜亘。雲天一蒼。往往見白片點綴。少選日景橫射。澄晶浮盪。方知布帆駕潮也。七嶽白石。叢岬刺天。金華聳突。雄視群峰。下瀨則行樹離立。列第梯比。街衢高低。寺觀隱見。車馬往來其間乎。但聞擊互嘈雜之聲耳。蓋城郊之勝。幾得其

瀨方矩切音甫但頭今俗作俯或作悅

勝魚厥白禮禮勝以爲畜故魚勝不洽音限

塚音碎土不黏者又音罕土類也

瀨岸邊地史記河瀨書故瀨音河瀨

槩也。據石小憩。客與僕指矚。嘖嘖不已。臨河茗飲。分勝賦詩。微風度波。滄魚不洽。林葉水聲。琮瑤滌耳。此地河瀨。其土塚善崩。加以密邇貞宮。脩築苦役。若河潦衍盪。每有懷襄之患。是勝之一慨已。豈吏昧御水之術歟。將意在姑息歟。東轉而上。曰園丁街。掌公園者居焉。路砢确。細礫齧足。前得岐。右赴兩足山。左上宕岳。勝不可兼得。問客禮佛乎。謁神乎。曰無適莫於神佛。勝之與比也。笑而左。宕之背也。得大儒寺。香火虛空。巖客曰。遍界皆佛。孰能禦之。上而禮焉。老松一株。偃蓋竟庭。取涼美陰。出門益上。巖磴觝面。屹勢壓

輟 古久分一軒形  
又長遠白一白雜亂

假 音假又假疲也又  
短亦白又假也詩

憂心假

願 音改說文飯不飽  
面音起行也

韓 音詩舉室帝

饑 音言面願虛浮也

噴 詩周頌有噴其  
饑 音一安白

餉 音食既野饋曰

錄

入秀石林。立雲蘿。輟輟。屢奮屢息。客皆假假。磴窮得  
門。峰頂延袤。僅十數畝。一瞬萬象。無復遺勝。相視稱  
快。而登陟崎嶇。主客頽頽。呼厨命滌。有噴其饑。背勝  
焚食。息心日也。勝同鹿門。曠曠倍蓰之。所謂古城丘  
小泉。北郭諸山。歷歷集於寸眸。七嶷可撫。金華可攀。  
雉堞縹緲。闌闌洞達。亭亭秀者。孤松岡乎。童而宛中  
者。勢邱乎。屬而嶧者。獨而鳴者。墮者。再成者。更獻狀  
於杖屨之下。飄然自疑。為畫中人也。蓋雖土著而稔  
于勝者。猶且數於此。况新接者。安得不拊舞於壘。蒼  
積翠之間乎。頃之玄雲滃滃。騰東北。凜風在樹。陽鳥

說文雲字也

浪 音良行遠白  
陰 音餅恐動趨步

流 音流白潤白

和鳴。客曰。雨候也。盍遄歸。乃踉蹌而下。及鹿門。舉目  
東北。諸峰若阿閼佛國。不復再見矣。已而雷聲殷殷。  
雨從而至。繖要于路。屐迓于門。委頓而還。爾後淫雨  
彌日。足不出戶庭。游懷帖然。卧聞檐溜。從從耳鳴乎。  
微向之躁。安得今之恬。有疇昔之艱。而今日之卧。始  
高矣。儻夫哂躁者。是耶非耶。

說

精庵說

見之未接色。是之謂見精。聞之未雜聲。是之謂聞精。  
以至身之未合觸。意之未膠法。均之謂知覺之精矣。

南山外集

卷之七

九

翠閣山房

所謂現量性境者。因源果際。不易絲毫。一心所由轉  
之處也。穎機靈慧之士。觀乎象前。察乎繫表。成就慧  
身。不由他悟者。與精相應而已。雪際傳心。花前領旨。  
亦不外是矣。道心之微。執精於中。所謂性命之正。列  
聖相命。是已。精一散而為細。為麤。背覺合塵。性靈之  
昧。人心之危。職此之由焉。離婁為明。所瞽師曠為聰。  
所聾散乎五色。蕩乎八音。其精惡乎在焉。滔滔不知  
復於茲者。淺之其為識也。僚之丸。秋之突。成於習而  
流於伎。抑精之末矣。富春之釣。柴桑之琴。其或幾焉。  
至其傲然視天子。悠然見南山。則得精之偏。而受用

口忘音介無愁只  
出孟子

不盡者歟。若夫閻證之賓。舉威音以前。一漚未發。以  
為妙境。起視脩證。誕言自我者。則亦已麤也。夫無際  
居士。將扁其居。余為書精菴二字。以與之。併書此  
說以贈焉。

### 海印菴說

世界之大者。莫海之若焉。芸芸衆物。莫以色像逃者。  
是謂海印三昧矣。世界海中。人為之靈。靈之地方寸  
而已。而吐納海嶽。牢籠日月。十世行焉。剎塵收焉。是  
謂不可思議法門矣。幽嘯丈人性好遊。欲使足跡遍  
於天下也。今茲遊仙臺。討松島金華之勝。與貧道晤

于田文卿龍額之莊也。就請扁于其庵。乃大書海印而贈焉。夫海印則既載矣。庵則未之覩也。丈人既為客於湖海。湖海之內。無人不主。無家不庵。且也雲蓋雨笠。花賓月主。匪止人與家。不亦大安樂之法門乎。而芙蓉之雪。須磨之月。嵐山芳野之花。卷而歸諸方寸之地。吐而傳諸通邑大都。及其人。是謂之海印發光矣。雖然。何以為徵。請看余詩。客乎無定處。有信終相依。花月囊中物。烟霞身上衣。千秋方寸地。四海一禪扉。點發虛空色。不須洩密機。

乘異產說

春秋傳曰。韓之後。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若其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君必悔之。不聽。及戰。公馬還。澤而止。以余觀之。是直馭之不至已。異產之敗。僅僅一事。而其言之者亦一人耳。何足徵焉。夫善馬名騎。相得馳騁。猶何產同異之間也哉。左氏亦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既稱其地。則列國取之可知也。余吾渥洼。古稱天馬。骨利之國。後傳十驥。漢武以備法駕。唐太宗單騎以戰。未聞一蹶。劍也。蓋周官之設。自天子以至邦國。馬政有職。毛物養乘。一

口序 語下 中國 孔 夏 序  
馬 蓬 所 處 也 二 所 所  
以 此 馬 亦 也

白本 比 虎 皮 也 舊 傳 莊  
十 年 蒙 舉 比  
而 危 危 之

委諸帥圍皂僕。帛秣之式。銜轡之制。鞭策之威。控磬  
之數。皆在僕馭之手。主則翅知乘之耳。本邦之士大  
夫。業以弓馬稱家。而馬為最貴焉。幼而服之。長而好  
之。夫人不啻武子之癖也。若夫諸侯大夫世祿之家。  
不惜寶貨。千里致之。親臨牧序。自執鞭頭。其感僕講  
馭。執駒教駝。以贊正良馬者。朝夕躬之。有時乎貼之  
佚之。撫之。煦之。衣以文繡。覆以臯比。時其饑飽。節其  
喜怒。是以一望主。則蹀躞嘶鳴。張口承楸。翕脊待乘。  
苟執策之非其人乎。詭銜竊轡。蹄齧翹陸。不可嚮邇。  
是知其心安其教。不必生其水土也。且驥稱其德。則

其感於德也必矣。亦何懼而變。遽而易者也哉。晉惠  
之愚。未初知之。雖有驕驥。何能制之。蓋其還寧而止。  
偶與我源義仲同敗。信之地生馬。義仲之乘。未必其  
產之異。而均之在地之險與馭之拙而已。雖然慶鄭  
之言順矣。不可不知也。

跋

黑瀧山真景跋

蓋祕宇奧壤。堙顯於古今者。固雖法界之所變現。或  
有非數之數而存焉。且也山川不自靈。要由人而後  
著矣。上毛黑瀧山者。東山之一名區。延寶年間。高源



勅音敬平設文體  
在禮和歌之人

宕音盪過也教深  
傳長習於三人  
伏宕中圓

道字秋切音通健也勁也  
王景同

之時李陽冰韓擇木輩尚在其所親書篆若八分得  
親觀之其所得已多况三昧之餘勅迴絕俗士苟擬  
之則超乘翹門焉以予觀之其楷法自虞褚之體草  
書則大逼太宗亦時勢之不可已而同事之一行也  
此帖宕逸勁道雲崩波翔殆乎無意中之得意者也  
白河老公常嗜竒古遠使人摹勒而上石余得之於  
其侍臣以藏焉石川履吉愛名書祕迹殊崇大師因  
輟已與之持還寶蓄既既畧無已時余聞之如已有  
之也夫師之道滿天下走卒兒童莫不尊名德而重  
其書然而世之所傳飛筆補額書水不滅則神通之

餘變而翰墨之妙未必在斯也履吉信而知其辨竒  
士也矣

改刻般若經理趣分跋

齡公禪師奉旨住蝦夷國泰新寺行化之餘改刻般  
若理趣分以資贊至治焉蓋一切諸法無非般若之  
所統攝况我慧日之邦照臨萬國夏夷同體一化無  
外皆佛母之所懷育也更冀夷俗嚮方疆宇益拓慧  
光開發齊躋仁壽之域矣則禪師轉教之任豈在善  
現之下耶

董太史書畫錦堂記跋

南山外集 卷之七 古 翠羽山房

衣錦歸鄉。今古以為榮事。然是特一時之異遇。而以  
夸耀鄉閭。快平生者。實輕薄之舉耳。若以感恩示後  
名其堂。猶之可矣。抑非雅事也。此記一出。以為令德  
之事。以為鑒誡之舉。以為光明正大之文字。文之不  
可以已也。玄宰此帖。雖似非甚得意之作。骨肉均調。  
要亦不可多得耳。

南山外集卷之七

南山外集卷之八

仙臺

釋古梁紹岷著

侍者

慧珣

錄

書牘

○與大心和尚

不慧越在遐陬。休止窮山。舉目寥寥。不見一知己。興  
懷於舊游。無日不飛揚於霄漢也。第是寤莫之濱。枯  
澹之奉。舊業漸鎔落。非復疇昔。加者懶。除者豪。以故  
濶焉不奉一赫蹄。以詞尊候數年矣。師已荒攝受。猶  
能置諸白毫光中。榮感曷罄。孟秋所賜寶簡。客月始



達不翅甘露之灑焦區。一讀法教。毛孔熙怡。恍瞻光相。惠問之渥。頌貺之豐。皆出望表。且審動靜。輕利。應世不倦。季夏末旬。膺耆舊之推獎。蒙 綸綍之恩。典讀至此。不覺歡叫之自口也。嘗自私念。離折以來。八九歲。師德位高。劬人天所欽推。瑞世之舉。固不假蔡也。及接教果符心卜矣。名山人瑞。時緣兼熟。法權歸手。簧鼓斯道。此當然之事。不待稱揚耳。且喜雲大師以期頤之尊。表率山門。師資照映。道光益騰。盛哉。不慧幸依加被。四事少康。每慚點汙法門。消耗歲月。職由孱願。何嗟及矣。智光圓照。東陬二千里。不隔纖

毫。亦何所言。從此以往。禪悅頤神。以道自衛。儻天假竒緣。趨詣不在遠。謹此拜復。嵩謝慈眷。新刻拙書一帖。弊藩諸子畫譜一表。弊寺藏墨一笏。謹貢。皆東鄙之陋製。敢供一粲耳。不備。

與備前督學藤子業

芝山一臨。止論論交之晚也。止何五馬就封。足下從而西也。遂致山河之感。邇者聞君侯有優命。而免足下東都之行。盖牟德並茂。固當然。於足下為殊遇。獨如吾輩何也。東方先生有言。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吾與足下有是哉。顧雄藩人物為林。朋講羣詠。鳳

唱鸞和。教育英才。誘誨後進。載酒問奇。戶屢填委。其樂何如也。壽庵君停雪館。書畫及詩。以足下之書見徵。余也林下之人。游道不廣。乃託二三詩友。則逋請轉徵。不日竟軸。鹽君之喜可知也。亦足下之靈耳。余業已芻繫輦寺。不能復遠游。於是室內屏障。皆貼諸家之詩畫。凡上厝名山記數表。禪誦之暇。時為宋少文之遊。扁曰碧雲山房。諸子贈詩若畫。隨得而貼之。請足下投高唱。以為茅筆生光。所謂衆山皆響者。亦足下之賜也。何更以撫絃動操為也。西備二千餘里。山川既迤。承晤何從。幸邸吏來往。音郵不梗。可以慰遐想耳。拙詩若干首。聊示近况。時春服將成。舞雩之遊可想也。懸祝動止享嘉。以副後進之望。

○與滕冲卿

余之來斯邦也。雖迫而後起。亦竊有嚮化之意。蓋方伯之所都。山川明秀。奇才挺生。余在東都之日。已稔盛名久矣。泰心之一遇。止論傾蓋如故。嗣後玉趾及衡。再晤三世館。天假奇緣。皆出望外。自喜繼見累晤。長飽餘論矣。奚意先生忽抗跡南鄙。葦葭蒼蒼。無由從之。眇身芻繫。自貽伊阻。爾來二三詩友。多祇後東都。萍行星居。更若相避。日月不居。歲亦云除。嚶其

鳴矣。亦誰之求乎。近得佐治諸生之詩文而讀之。翩  
翩皆有凌雲之氣。問誰率之。曰先生為之師也。期月  
之化。蔚乎勃興。何其速哉。竊惟先生業已倦教謝徒。  
放曠山水。嘯詠風雲。而諄諄于此者何也。豈卧之不  
堅。將不忍棄後進歟。蓋淮陽之卧治。於教授亦見之。  
緬想揚扈風雅。盤礴文酒。見英才日新。以為樂也。聞  
志村先生歸自東都。府下風流。庶幾一振乎。請先生  
壹者之來。以慰諸子之耿懷。

與田伯休

新歲不遺。特枉顧臨。登時昉早。不及從容承誨。歎怕

于今耳。所示某生品隲。府下諸賢之文。頃屬暇方得  
卒業。余之蒙鄙。雖不足知其當否。然觀省其論。蓋卒  
爾涉筆。非能悉諸子者。即令其歸至當。亦非今之急  
也。何則。所論諸賢。或振藻於士林。或董徒於禪苑。或  
蔚為泮宮之望。或秀為妙年之英。各握靈蛇。人懷荆  
璞。何嘗有<sub>地</sub>不以游夏自居。以左馬自持者乎。而一旦  
發倉卒之論。以褒貶之。膺其華衮者。沾沾自喜。嬰其  
斧鉞者。忽忽自喪。古今文人之相軋。未嘗不由此也。  
假令人人曠達。不蕪芥于懷。恐非盛德之事也。蓋稷  
下之雄。汝南之品。皆濁世之浮議。而非清時之薦論。

今也。徇允方人。適足見其操也。弊風寢扇。安知不汙  
大邦之盛化邪。夫切瑳美事也。非妄彈之謂。揄揚懿  
德也。與諂諛異科。有玄晏之鑒。而三都以貴。有陳思  
之明。而孔璋足嘲。無一於此。均之瞽論耳。余也。山中  
人。固泊於譏譽。而今喋喋不措者。頗有類於漆室之  
嘯也。但彼子所論。一二浸潤於方外。故余先辯之。以  
防他日之排根耳。昔魏文東阿。喜感吾賢。括然率發。  
於諸子之逝後也。今諸賢儼然。旗鼓於大藩。而敢歷  
詆之。無所忌憚。余頽代有泚也。東阿之言曰。世之述  
作不能無病。我常好人譏彈其文。達乎言也。往余在

東都。交游不甚多。其二三稱知己者。每相討論。而後  
定其文。相知如此。亦未易得也。顧彼子所品第。或出  
乎切瑳之餘。則非余所敢議也。足下已辱不外。聊以  
布區區。所謂恃惠子之知我也。警爾之後。乞附閑伯。  
古梁白。

與陰文熙

頽仰二十年。不啻人代河山。風雅之變。有甚焉。獨一  
文熙底柱。滿流不危。此百六奇哉。盛集一出。正始之  
流。得賴以吐氣。假令反目。讐視者。悉甲攻之。豈能使  
其光燄燔於天地間。必不然矣。其不甚燦燦於今日。

蓋非所顧恤也。其既與時相戾，則焉往而不三黜。而君侯知而優遇之，刻而傳之，明哉！臣而立言於當世，君而不朽，諸千秋實昭代盛事。以文際會者，可不稱贊乎？文熙豈以為不慧，猶可與言者乎？乃以一言為屬也，不慧何人，而勉爾承乏。是有不可與世人言者存哉！中間一二迂論，亦何恤有世人未首肯者乎？文熙閱練世故，稱柔純溫和，獨強項於所業，以致側目。而猶多可於方外一故人者，豈逐臭海畔而爾邪？十有餘年之別，得一快晤於正音雅唱之間，不翅抵掌酣對，稍足以慰柄懷也。其猶介之忠，沈鬱之思，比之

曩時，往往有可刮目者。或朗誦踴暢，精神斯王。或循想今昔，涕為隕之。不知名都之盛，猶有能當大雅者歟？嗟乎！安得再晤洪崖山館，馳騁今古，下上千載，驪然相與道故，脫得千里命駕，相與汎松洲，詠風雲，觴煙波乎？不慧綺習難祛，時發於永言，亦惟寒蟄眩蟻，候至應之。自弃弊帚，蘊崇成裘，一言之報，文熙寧得忽視之哉。

○復罄庵和尚

梁也紆體衡茅，與麋鹿為伍。茅是白毫一分，受用不盡。以幽閒為清福，以消業為專行。時聚數員道俗，甘

南山外集 卷之八  
為諸天說法之鳥。以供法喜耳。舊歲不遺。比辱雅贖。書也。偈也。道愛可掬。恍若把臂于茂山蒼翠之間。愈致阻脩之歎。已爾來稽報。冬而春矣。悻愛因循。願德陂汪洋。業已寘諸寬典焉。時下陽和青暢。谷風扇穆。緬知素履坦然。密跡蕭散。莫處乎龍象躋踏中。順時將養。欽羨欽羨。道餘之貫華十數首。自然天鼓。曷問彫剏。皆足以黼藻性靈。焚香莊誦。芬人齒頰。今卒業完璧。梁也病魔無撓。資緣少康。幸勿勞道。願近著若干首。附函以往。亦唯林下常套。以報賤况耳。冬便匆。綜仰昭裁。

○答大島子幅

一。晤千秋。契濶十年。白雲明月。瞻望無已。倏在書門。敬愛兼極。包荒中久置。方外一么廡。雅量可知也。即日秋熱惱人。困沈懔懔。披誦之際。衣襟洒然發爽。君家清涼散。不啻北海之檄也。乃審體况佳裕。文詠自娛。深慰下祝。如中饋之戚。亦缺畝界中所不免。想高明自斷。何鼓益於君子之室為也。去歲水藩立子遠。討勝松島。遽訪山門。固出意外。且歸期已薄。會別互端。不遑與聽緒論。遺憾曷已。接書始知先生之友。益恍然耳。前者冒請陋亭之詩。高義俯允。輕投瓊玖。他

南山外集 卷之八  
翠湖山房  
原兩兩先生佳什二篇併為雲泉之光寵。想皆水藩  
文教之所襲軒。朋習群攻不假他山之石。層思宏邁  
雅音飄逸。敬羨敬服。梁以己巳春朝京師。既還。拙疾  
倚薄。素昧於調攝。淹絳彌歲。以故贈鼎稽踈。得罪四  
方。先生不以討。却辱存論。長者共。去秋就後山營一  
廬。行將老休于此。四方君子。寄詠頗多。冀得先生及  
諸君玉章。以潤色衡茅。恃愛重請。重罪益甚。拙記及  
雜詠。嗣當錄往。先生之文。何其進之甚乎。雖草草簡  
牘。足窺文豹於一斑。梁之目之蒿。猶尚辨之。是可以  
識其勤脩也。他日立言彰名。望萬丈光燄於西常千

里之外者。是其先生也乎。拙和及謝兩君者。俱三首。  
皆水響柯音。不足奏君子之前。且不別具謝啟。請為  
遞呈。兼煩多謝。

答東都陰仲海

承問諸家詩話。何為最佳。當時諸子論詩當否。蓋詩  
與世隆汙。非孤世者所與知也。然既蒙不遐棄。嘗試  
論之。諸家詩話。見行之外。說郭諸書所收。不下數十  
家。以余觀之。一無不可者。要如醫家之論治方。各有  
起屍肉枯之說。然至臨治投劑。往往誤人生命也。諸  
家論詩。各不可易焉。至其自作。間有與持論相左者。

南山外集 卷之八  
所謂善詩者不說不其然乎。明以前姑置諸近時阮亭隨園蔣雲會諸子所說精微覈細信如倩麻姑而抓癢也。但其癢處安知其非病根耶。故其所作率墮界俗焉。隨園所采數十家翕然同一體風。蓋當時流尚為然也。施單本邦二十年来專艷傲而崇之其論詩深刻不見血不已過於惡惡之情而無樂善之心。故以名都之多士寥寥無傳誦一篇者不翅病人其躬不閱自以為合作者人亦詆諆而不傳焉。猶衛鞅之出法而自困也。享元之際如茂卿之戲馬子遷之小督龍山諸篇芬人齒頰藉藉爭誦流風餘韻今猶

未竭是足以驗詩道之隆替也。今也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於時論亦有數而爾已大氏事物隆替之端莫都下甚焉。古曰始於都者常卒於鄙聞關西之國僅僅猶有守古業者求諸野之言信矣。夫近體之崇唐也尚矣。今主張宋元或采金源不亦尋委而失原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况初式中下者乎。是唯人棄我取人予我奪務鼓新奇以投時尚耳。且以真偽論詩亦竒衰之說也。漢魏以後偏安僭號之主史家或以偽朝偽署別之正統聲詩之崇庠與時變遷豈謂之真偽是皆出於滑稽僥巧之情槩非盛德之事也。



清人李漁所著一家言。丁澎序之。極稱其窮愁困頓之狀。而讀其悼喬姬遺姒妾詩自序。則知內子之外。諸姬滿房。孳息蕃庶。湛醜聲色。絕不見蕭騷無憀之態。抑可謂之偽詩已。後進無特操。惟新是嚮。未試正始之步。遽趨橫逸之風。如驅市人而戰。不但無紀律。反自戕賊耳。若其憲章蘇陸。尸祝范楊。猶是可也。或剽截詩話之摘句。綴以新意。殆如叩玄絃誦鬼語。使人悄然也。夫古詩之於漢魏。近體之於盛唐。不刊之典。不易之論。無得而間然焉。遵其路而望其廬。孰其不至邪。不然而別開門戶。更逞新異。吾恐舒王之誤。

宋社亦將眎諸詩壇矣。初學最宜審所向焉。古詩則取裁於漢魏。宜蒼古沈鬱。近體則奠基於盛唐。宜高華流麗。歲月淹貫。曾不更張。繩尺一定。然後中晚宋元。泛濫以獵其腴。又何不可之有哉。昇平之久。人趨偷薄。論之與作之。率類諧諛。駸駸乎與大雅僻馳焉。蓋由學植之不淳。涵養之不充歟。唐既邈矣。近古空同。歷下諸子。其氣魄固夙乎不可及。其文章歌詩之所發。非區區論詩者之所跂望焉。學者宜宗其人品。事業。則其詩亦從而進於高華之域矣。

承問素宏道著作。將以革李王壯聲大語。千首一律。

者之弊焉。不知然否。昔年服子遷與我萬卷祖翁論之。祖翁因謂子遷曰。中郎著作。專於俳而主於變。雅聲正者。擯絕不用。三百篇已還。至宋元。雖體裁世變。格調人異。未有如中郎為已甚者。夫俳毀雅。變戾正。俳極變窮。而著作之道掃地矣。欲革矜壯之風。而之俳之變。中郎之術。不亦踈乎。傳曰。不壞舊防。而止敗水。未有盡撤其舊。而新害不興者。故以雅救雅之弊。尚或失之。以俳矯雅。不已顛乎。子遷深以為然矣。不但是。崇禎中。曾弗人曲學乖戾。詆昭明之選。議少陵之行。其論唐宋。尤誤學者。幸其書不甚行。亦文昌之

靈共。蓋明運將移。災異非一。如此之類。亦謂之文妖可矣。

荅蓮光妙喜和尚

先友陰文熙書中。嘗稱師之高風。因久跂法音。以緣之慳。未由接教。邇者見遊僧之說道望藹著。文聲亦隨蔚興。愈懷延僚之想。嚮者接寶戩於望外。不知其所自至。既問。審弊藩之人。歸自貴邑者。所致。其不浮沈也。幸矣。書辭懇到。詩偈璣瓏。跪而莊誦。毛孔皆香。其所流出。可知也。來教稱。昔師遊方。見岷於遠州之。光勝會中。當時禪規之所錮。不及交一臂。而相失矣。

忽忽三十年。若逸驥之過隙。爾來越住海表。塊居寡  
儔。業履踈荒。點行法門。第是幾劫之綺習。有時乎拈  
弄。玃華。指摘造化。則粧點清平世界者。亦未必不在  
斯也。岷之老態。師之所想及。書辭巧悉。殆剽出一副  
之翁臉。然岷迄今秋。髮色未宣。目如秋胡。其輝然者。  
亦以今春始。則其搖落光景。亦出師之過想也。若夫  
餐朝霞。噲沆漚者。固非陋分之所望。即有五金八石。  
末如折足鼎。何耳。因憶少壯遊貴邦。為周南一狂僧。  
所誘。旬日間。攀芙蓉。登天城。嘯狂風。歌古月。人或謂  
為物所攝。每一稿懷。宛然心目焉。業跡一膠。不啻乾

繫。邈夫神游。不可再得也。己巳之春。西上。晤紫翁於  
清山。曠歲良遇。往驩再舉。故態卓牢。劇語解頤。旅次  
倉卒。眷戀至今。昆陽生當時各跡相左。不及承驩。遺  
憾不可言也。師也多士之間。法講文宴。日有奇聞。欽  
羨欽羨。承諭近將拉柴梨二子。探金華松島之奇。若  
審爾。岷之喜可知也。幸山庵小葺。今方落矣。空谷湫  
隘。雖不足安高蹤。蠲榻除衽。敢竢覺音。請訂期於不  
遠焉。所錄示諸篇。俊華卓佚。駸駸逼古。如仄韻諸作。  
最駭披覽。蓋韻險者。語陡驟。覽如可觀。然逐韻牽強。  
往往棘目。枳喙。故善詩者不多為也。而師之作。韻益

險而調愈暢。字愈難而思益逸。雋思獨運。不為音韻所拘。所謂更盤錯乃別利器者。感服感服。近者東都宋雲心月師者。贈以其新刻心月軒稿。想亦與文熙諸子周旋者。不識師或聞見之否。聞東都詩道頗蕪。非李王之舊魄。則蘇黃之感獲。率皆易與耳。師屈起其間。守正始而不移。不亦難得乎。遼邈者山河。浮沈者鴻鯉。憨山所謂萬里寸心。千秋一日者。然歟。不然歟。秋涼。叢人。緬惟為斯文自愛。

荅興源玉澗禪師

岷也。越伏東海。夢王中不復現。江湖三十年矣。不知

今卓幢於通國者。其為誰誰也。邇來遊徒之自西南者。衆指首屈於座下。謂高風不行。洪量愛衆。諄諄而教。悱悱而勵。以故笈鞵多歸其輪下焉。每聞之如親承警咳。顛瞻者久矣。曩遠授華翰。命以扁額之書。俯教懇到。數千里之外。猶在一座具之地也。既竣書而遞晉。嗣後累牘。過蒙褒賞。侑以腆儀。教誼鄭重。皆出望外。荅謝因循。仰忤洪容。焉岷當年志氣橫秋。土苴一世。今也多閱風霜。形槁心灰。紆膝阜樞。雖然。一旦聽驥之聲。雖足躋而不禁。心腕長鳴。洩氣。邊而頽困耳。座下業已道聲藹著。綽乎為人。慧臘尚富。宗說兼

通一方英材之鄧林。於座下非僅事也。各天同風。萬里寸忱。德音繼聞。是為至望。統惟慧焰。

荅東都西島某

邈矣河山。固昧徽躡。清風拂几。忽接玉音。驚喜折緘。鴻翰春容。斐亶懇摯。謙光溢紙。令人坐春。昫中焉。如其俯賞賤狀。一無可敢當者。但其顙有泚耳。貧道青山白雲人。落拓海濱三十年矣。僮僮蓑笠。誤落人間。畫圖一經龍門之品題。不太幸乎。足下大雅博達。旁波及楞嚴。固千頃之餘潤。王弼州汪南溟所私湫。於足下不足道也已。承諭令姨遠在敝藩。生別二千里。

夙夜瞻望。懷其一歸。謂猶來無止。是生倫之通愛。骨肉之至情。又誰無血性。豈忍讀而怒視哉。如梁方外一介。借曰灰心世愛。亦不為一隕危涕耶。然而梁也。本非本疆之人。雖濫據藩寺。恒邈于士類。固與國事相河漢矣。是亦藩法為爾。况越竟千里。未嘗聞問。不知何由得此衷悃之囑哉。業已鄙况諧高明。遠辱懇教。敢不効蚊力以荷鼎囑乎。因官暇私覲。陳之一二。右職皆感誠允承。第是如此之事。前後不匙。諸有司率付諸汎務。不可隄度其濟否。惟時致願情。靜言俟之耳。梁也道文並貧。朽材槁翰。煮沙成嘉饌。亦不免。

南嶽外集 卷之八  
君子之噴針也。天遼身老。榮晤何期。嗣此玉音。幸終  
杳惠。寐照尼未嘗親觀。月一行香。廟寺時相寒暄耳。  
春寒料峭。為斯文善愛。

報冠山老侯

宗元禪道之熾。止論宗師。疊興鼓鑄。英哲雖樞紳先  
生。往往苦脩精勤。與者衲宿匠相抗衡焉。當時外學  
之徒。如議聚訟者。亦不鮮矣。矧今承平之久。不翅乏  
英傑。不知而譏詆者。寔蕃有徒也。或一二稱參玄者。  
徒藉禪機。而逞放蕩。不已顛乎。近古若藤公光廣。深  
詣實證。翹出末法。然而晚節曠蕩。頗貽世議。內外玲

瓏。蓋難也夫。伏惟老侯護法之高論一出。啟蒙鎮俗。  
善類有歸。以千城斯道。凡在吾曹。惡得而不感荷乎。  
尚冀克終勝願。深造道妙。與楊大牟張大覺之輩。千  
古比肩。神遊乎法性海中矣。近幸遊衲自都者。樂誦  
高風。不輟口。所憾越住海表。業跡羈縻。不得一沐光  
霽。徒切企瞻。然古人有終身不面。猶久要者。况白毫  
光中。千里面談。何必眉毛相結。然後為真識耶。曩者  
蒙書貺。寵映草茅。第是謙光。專紙林下。老朽避之。  
不遑。業已以道義而借遜辭。猶何想望巍巍然乎。因  
報高論。敢浼高明。



南外集 卷之八  
翠羽山房  
六遊愈觀愈奇。心目愴怳。文思為格者數矣。因謂。局  
觀弗周。孤論難持。况固陋朽才。且非業之所與乎。即  
論之至當。安乎於世哉。文化乙丑秋。與邊黃美浦。世  
傑。松文。壽。管。智。義。諸子。謀遊松島。諸子皆無逆。而及  
訂期。依違不決。久之。越八月壬戌。移書諸子。將剋望  
夜會於鹽浦。諸子無復差池者。盖以月之故也。癸亥  
邂逅滕大夫于漆園。因誘之。辭以他故。請送於郊。諾  
而別矣。甲子臨發。有細故。稍過期刻。竹輜輕齋。僧僮  
六七十人。出郊日已三竿。忽憶大夫送於郊之約。遲遲  
至安內驛。聞無隻影。投一塵息徒。問主人曰。頗不見

人之似俟人者乎。曰。有君子。頎秀而指。僮僕五六人。  
吻爽至此。瞻望若有待。既誦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遂去。無迺是耶。余悵然。塵隅有人。被酒而卧。聞衆語  
而覺。文壽也。曰。遇滕大夫于是。同飲待師。久而不至。  
屬余而歸。余愈愀惘。久之。出驛。過燕澤。文壽醉而後。  
裂紙零丁於路樹而行。可四五里。至今市驛。命炊。文  
壽亦及。乃舍輜而意行。過冠水橋。抵都府浦。地古近  
鎮府。故有此名。地產管。編之為薦。薦廣三尺。而經纔  
十縷。古之遺製也。巖截邨。南宮邨。而曰市河邨。古鎮  
府之墟也。地中往往出古瓦。堅緻可硯。村中一培塿



南山外集 卷之八  
翠羽山房  
上有立石。所謂壺碑也。從六尺許。衡半之。天平寶字  
中所樹。距今千有餘歲。貞石無玷。楷法道健。文之不  
朽。信可徵焉。亭以防闌。摺所傳于世。多屬僂本也。行  
里許。有一神廟。曰奏社。土人言。詣鹽神者。先謁此。待  
奏可而後行。否則鹽神不享焉。神豈待介者乎。從此  
以東。爽塏明秀。知近海也。高松夾路。漸陂坳而下。入  
鹽浦之市。市樓相接。絃歌相聞。休於祝官之宅。茶頃  
而出。則黃美世傑。智義俱來。俟門。出門。金華之山。突  
峙海雲。神秀刺眸。興之望也。乃詣神廟。石級危峻。若  
緣堵。喉喘足拓。左右石磴。纍纍。級窮。廟門有閤。龍桶

虹梁。輝映雲樾。繚垣形駭。廟宇轆轤。山鐔于江灣。宮  
負山而壇焉。神曰鹽彥。蓋上古聖神。煮海贍民者。得  
毋東方魚鹽之饒。以此為始哉。乃天朝祀典所載。崇  
奉及鄰國者。宜矣。取捷徑而下。即巖為級。城垣天  
然。有趣。遂尋土人。池子翼家而宿焉。日已三商。燈至  
催飲。頃之。亮月在天。光射樞軒。余謂諸子。陰晴無常。  
明夕難期。盍趁霽翫月。而徒為壑谷之遊耶。諸子翕  
然。掀眉竦襟曰。願哉。乃命一小翼。縱櫂容與洲嶼之  
間。風恬波澄。空明無際。浮遊醉詠。夜艾興餘。迴棹將  
上岸。文壽露醉。蹈虛而顛。霄下淋漓。槃散行罵曰。胡

為乎泥中。且笑且扶歸。乙丑黎明。將適松島。遊艇未  
舣。因登法蓮寺。寺在山之脊。主神廟祈禳祝釐之事。  
諸祝皆隸焉。有勝畫之樓。洗眸之閣。前對曲江。下臨  
無地。碧嶂蒼波。與朝暉相艷發。疇昔所經。聚在目下。  
扁榜不迂人共。寺主之朝公。與余同班。以故茶果芳  
潔。禮接頗敬焉。下而過市。市之南隅。有古釜四祠而  
祀之。相傳古有十餘釜。今僅存矣。此地也。邃古神人  
之墟。而所煮鹽教民之處。所謂千家浦者。神廟亦在  
是焉。觀應中僧宗久東遊所記。亦指此地以為廟矣。  
藩祖貞公。以其湫隘囂塵。胥宇於今地。遷而祀焉。四

釜配方位。歲七月一改水。水各異色。土民以卜歲穰  
歉云。方抵步下。子翼既在舟。倚薦廚。是日也。清風微  
扇。爽氣襲人。發櫂安流。如坐適室。舟徐進。勝漸迎。浦  
負山。山抱灣。灣之首曰阿母懷。舟子所就而避風也。  
島之首曰尾。首而名尾。自松而呼之。鹽松相接。綺繡  
無端倪。何首何尾。若擊率然。名亦巧哉。左者曰籬。蓋  
一巨巖。而當潮汐之衝。故名。與松篠幽娟。蜚翠欲流。  
踰之則煙波縹緲。羣島點綴。若視衆影於鏡中也。遠  
之則金華。而東宮之濱。璵珂之碕。涵丁甌戶。灶煙相  
屬。諸灣之間。島受而彌縫焉。傍視一淵。水色如藍甌。

南山外集 卷之八  
漩洄可畏。曰神釜淵。傳神之煮鹽。龍伯獻釜之處。既而衆島齟錯。左右旁午。艇夫歷指。喋喋稱名。名皆由狀。怒乎曰金剛。俯乎曰薩埵。仙仙者黃冠。稜稜者應真。而神爵騰蛇。蒼鷹靈龜。若翔而集。若下而飲。若逸而搏。若蹲而曝。象人者。則端委而立。幘頭而坐。岑牟而鼓。干戚而舞。或高或墮。或髡無樹。或髡似髡。豐下而銳上。斗拔而削成。皆宛然不待名焉。其樹皆松。幽螺屈盤。偃蓋彗巖。抗根抱石。映日鑒水。呈奇彩於常翠之外。岳崖岷廐。鬼剝神削。蒼壁白瑀。黃琮玄圭。各天濤而非竊色也。顧眄異勢。背面易象。更獻迭竣。若

喚若應。一奇未了。一勝輒儼。心目劣緩。數觀倏遷。譬諸釋帝受。五欲於歡園。左睨忘右。前接喪後焉。愴怛之際。鐘聲殷雲中。知近松島也。既而蒼翠鬱盤。迎接者為雄島。為福浦島。為五大堂。松樹翳虧。堂宇隱見。嶄然雄視諸島。乃停船陟雄島。崩岸峭壁。巘路縈回。乃大仁中。高僧見佛。栖禪之地。道聲上聞。帝賜寶器。以旌異之。古碑壘植。必路。其最古而隆者。曰賴賢之碑。崇一丈許。廣居其阨。四周雷文。上標彫雙龍。製極精巧。文則建長一山國師所撰。併書。書出大王。老硬可觀也。賴賢者。德治中韜跡于此。蓋飽叅老衲也。

南嶼山房集 卷之八  
藉菴魚觀江山一矚。清飈爽颯。浩思滿襟。架橋深溪。窄而長。俯瞰涵湧。認認發悸。不涉而還。舟延綠嶼。間焉。福浦一島。脩竹千箇。密翠團欒。此竹堅厚不蛀。士人多以釘刀眼。地既以松為名。而此君獨爾。孤婞可愛也。石壁上嘉卉灌檉。邃宇眈眈。為觀月磯。公之渚宮也。往歲余造瑞巖。請守吏得一寓目。宮扁曰觀瀾。曰雨奇晴好。文山氏所署也。障壁皆貼金。丹碧如新。吏云。神祖賜貞公以伏水行殿。船致二千里。以建焉。右轉一島。見鐘樓。架雙橋以接陸者。五大堂也。東則梅花潭。德浦。葺經。旭日。翠柳。彩畫。九子。北則寶珠。

通舸龍首之諸島。是其大歷也。目眊筆槁。不復枚記。前達津口。遊舫商舸。蠶午填港。比樓百許。待客為生。擇一塵乾淨者。取炊飲。忽聽錚然於頭上。問之瑞巖之鐘也。恍似有一聲之雅。迺識嚮至舟中者也。時瑞巖主新進山。余將兼賀之。因留諸子於此。隨兩僧一僕。入寺。則日且下。晡。賀禮既竣。就丈室語。室在殿後。步欄十數間。一步高一。步。直出殿屋上。時薄陰滄濛。瓦色不辨。如俯臨山。一語頃。月色明翳。時時映虛窓。香饌芳茗。與境相適。辭將就寢。忽謂此行業在翫月。雖亦非清夜。不可以已。因拉僮僧出門。臨海澨。夜且

南  
夕  
集  
卷之八  
三  
參半。陰翳霍然四除。幽間遼遠。西顛流碣。金波熒煜。清興勃勃。神思欲飛。乃上虛舟。令僧操棹。沿岸低回。若寘身於琉璃寶餅中。纖芥不侵。懽然有寶陀海岸之思也。雖少頃遊矚。亦足以肅夙志耳。將還過廡。諸子方寢。齠聲達外。獨黃美攬衣闔戶云。待至二更。既無月矣。悵然而寢。徹師之警。幾捐此良夜。輒連呼曰。起。起。月。月。終翫飲少選。察導僧有倦色。而還寺矣。丙寅諸子詣寺。同歷觀殿堂。壯規宏敞。泥金眩目。畫則俗史所作。設色漫漶。可惜。而殿後障壁水墨者。古色隱隱有趣。諸祖像位不別。設影堂。皆寓奉殿之東廂。

其佗槽廠。福廁。鑿崖隄。設之不慣入者。惴惴不自安。出殿門。右崖有無相窟。可坐十數人。法身禪師既得法於雙徑。歸而遁居。平時賴微行。遇于此。還相之後。怵興寺宇。延而尸之。寺本名松島。籍天台。革為禪刹。更名圓福。大振佛鑑之道。爾來多歷年所。法幢頽廢。元和中。貞公一新之。亦易以今名。請圓滿國師為中興祖。鐘鼓鏗鏘。江山道荅。蔚為東奧之望刹焉。列刹則陽德。天麟。圓通。天童。林泉映帶。匝匝羽翼焉。辭寺還廡。諸子久渴。纔坐便飲。海蘊豆乳。以充下酒。此行皆與余俱。則來往四日。蔬茹蕙羹。蒼然有菜色焉。諸

子將上富山。余歸適南部。便道得一登眺。且還期在明日。則此夜當宿鹽浦。因辭諸子。黃美曰。業已偕遊。盍俱歸。衆議終格矣。語頃薄午。乃命舟子。俟于雄島之下。陸行經渚宮之後。過鑿道之衢。沙路高低。一前一却。蟹窩布路。如躡漏版。郭索橫戈。避登遽墊。此地渚疇相錯。斥鹵不受播。土人多以海藻代蔬。與彼菜色者一間耳。沙橋入雄島。前賞未央。矚詠睠睠。既上舟。余猶欲拾遺勝於歸程。皆默而不荅。蓋自鄒以下無譏焉歟。余聞扇谿之勝。亞松島。將往。衆曰。毋觀止矣。若有佗勝。不敢請已。余目舟子轉舵。少頃遇一山。

舟子曰。扇谿也。余指衆而上。榛莽菁薈。才通一徑。衆曰。道路不除。山梁若棄。有勝何見。上數百步。得寺曰海無量。巖樹岑寂。堂廡古樸。使人肅懷。右折上數十級。山石漸漸。長松落落。山樹忽敞。彌望無際。一矚萬頃。沓嶂紛錯。峽勢近迫。天形遠開。宛若展摺扇。得名也宜矣。蓋松島以南之美極矣。於是乎俯仰山水。嘯詠風雲。景邇思遐。晷縮興贏。蹉丁蟹戶。釣艇漕舶。生業異科。各適其適。噫。四體弗勤。優遊卒歲。吾何人哉。余不與寺主相識。主察其為余。要於道。延於堂。淪茗供果。賓曰。寺已古矣。得無藏古物乎。主曰。苟有。胡不

請鑒焉。乃出一筐。十八應真。及白華大士。以碼碯雕造者也。梵相清癯。剗製殊絕。一如龍眠居士之畫者。神通游戲。每各異狀。搔癢者。支頤者。掣龍調虎。撫獅役鬼者。對之使人興雁蕩赤城之想焉。辭而至舟。日已暝矣。谿之勝。古物之奇。皆出議外。猶延陵觀樂之後。亦有縞紵之奇遇也。於是乎。與松島訣矣。皆相顧悽然。雲愁海思。煙波慘澹。入鹽浦之界。則曠黃弗辨色。少焉。孤月漸上。海天鎔金。諸子觴詠。神興再玉。甲夜抵子翼之宅宿焉。既而屬諸子。品藻寓內之諸勝。諸子足跡未嘗出藩之提封。則相視眈眈而已。余曰。

赤縣神州。若存若亡。疇得而辨之。獨以我神明之邦。靈秀之所鍾毓。名山大川。何限焉。其傑然乎吾寓目。中者。則滙湖巖嶼。天橋竺洲。象渚繪島。而松島各據方面。旗鼓相當。俾其治兵於中原。未知疇為辟三舍焉。然而松之於巖。儻或秦晉之匹與。文壽曰。然。獨不有所謂天王者哉。請論一於斯矣。曰。王者家天下。四海一勝槩。豈論偏安於至治之世哉。然綜而論之。松島也者。靡所弗有焉。集而成者。非與。世傑曰。麟弗侶行。鳳弗群集。奇者一而足矣。奚以千百之多為也。曰。固然。獨不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乎。夫文王生

偏地而不害為聖人也。天下之於勝區奚亦問中偏耶。以偏若遐而難其遊者。譏譏都人士之心哉。今夫昇平二百年。忸怩靡俗。士君子之所尚。鮮車怒馬。都服而綺食。矜飭嫺遊。憤耗罕解。禾莠弗分。金錠可食。跼伏都城粉墀中。耳目所覩聞。未嘗接山川韶秀之氣。假令一涉洞天福地。迺虛憍凌諛之所茅塞。猶之瞽而膺黼黻。噤而享大牢。安知高嶽洪流。足以鼓舞元氣哉。故志士不圖宴安。墮肢體絀驕欲。宦學千里。閱歷風壤。備嘗艱酸。盡天地之偉觀。蘊諸性情。發諸文章。故一挾翰。則渾渾浩浩。峽決而河潰焉。記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以此為樂。樂其如何也。跋涉東西。足跡印破天下。僵而後已。顧弗擾乎。與其坐而老及也。諸子眠而觸屏。笑而寢焉。丁卯禺中辭鹽浦。意行數里。衆皆憊憊。余上輜。余有想於曠昔之言。雖為年少風生之態乎。邇者勝具漸酥。勞弓不及遠。顧妨一行之步。因翻身就輜。則輜夫如飛。衆皆如食。狴狴。蓋前路既為陳跡。歸心為之羽翰也。輜中颺颺。猶疑在舫底。一夢纔覺。恍若隕虛。問之為安內驛。乃命炊觴。至府之東門而別矣。蓋鹽浦木嶋之舊事。其可疑者居多。如風土記殘編。大成經筵



源白石既斥其妄作。清氏松島記者。余嘗疑其非真。近得執人本宣長之書。讀之亦辨其妄焉。其他訛傳。夸說極多。以余之寡陋乎。奚能質焉。

南山外集卷之八大尾

南山外集跋

芳髫亂入江都鄉國學士大夫碩學偉才一不得識。同鄉都子貫游祭酒林公之門。為芳稱公之言曰。仙臺古梁禪師詞章雄拔。近世叢林。豈觀其傳。芳於是始知有師也。竊謂林公者。天下儒宗也。而師之蒙賞識如此。則必有大過乎人者。心私欽慕焉。歲壬午。以支封醫官承乏。宗國醫學教授。移居仙臺。於是始謁師於南山。居三年。解職。僑居。以其與南山密邇。得朝夕。既聽玄提。而文海滉漾。罔測其涯。涖景仰之極。乃請刻其全集。以傳於世。師唱而不可宗。室湧谷主。

君與師方外交極厚芳亦叨知遇一日語芳曰師之所作禪教法語諸天所呵護何患失墜獨恐其言之風流溫藉出入世諦者久之或散逸盍謀鐫存芳於是道主君言復申前請師乃見許遂與諸子謀抽其係緇素應鳥者釐為南山外集八卷士大夫與師善者皆捐資助刻刺成而林公序適至果極其稱揚芳嘗誦所聞林公之言語人人或以為妄及乞序於公益笑而邪揄之及公序一出向之為妄且邪揄者皆悚然斂襟而稱賞不亦愉快哉昔者歐陽公為釋祕演序其集疊疊累數百言千載之下於演有光焉林

公今日之歐陽公也足以定我師千秋矣但演落拓湖海無所遭遇以是終其身師則卓犖雄剝賜紫

天朝以大振宗風其妙詞藝蓋餘事耳芳或恐世之不知師者惟讀此編以詩僧一輩比演而論也故著其鏤刺之由并及此云

天保乙未歲立春

佐佐木芳中澤謹識



